

Wh 诗路花语

日照

■ 江非

那个早晨我们喝了牛奶
沿着海边的一条便道去往海滩

原始森林早已消失,只有脸
仍能感觉到从那林中升起的风和古
老的潮湿

多么令人安慰!几只昨日的鸟儿还在
它们起落的身上依旧缠绕着厚厚的
时间之轮

我们走过去,在离海水最近的椅子
上坐下

防腐木由于色泽而显得凝重和肃穆

我们看见海底的争论泛起的白色的
低浪

有几秒钟,看见有人正从那复原之
梦中浮起

有一次,在海南岛,也是如此
炎热的夏日的清晨,它从东方的水
槽缓缓升起

我们在窗口站着,小心翼翼地剥着
它的外壳

我们知道,它刚刚诞生,还有几个小时
才能从薄暮的山地缓缓消失

关于碗的故事

■ 李孟伦

一个夕阳西下的下午
母亲一双古树样的手
向上擎起了一只大碗
双脚深深地深入大地
从脸颊上流下的汗水
滴滴都是菩萨的甘露
让生命在涅槃后绽放
绽放成一朵最高的花
在我太阳的嘴边芬芳
碗里是热腾腾的米饭
每粒都是母亲的味道
而我行走在碗的边缘
怀抱太阳与月亮谈恋爱
远方飘来了一朵白云
说我是那花边的太阳
也是那太阳嘴边的花
却不知碗下有我母亲
碗下还有着我的大地
母亲随日子天天老去
连同身影将回归自然
谁知她最后一滴汗水
还得润泽了一片江南
如今我在家乡屋檐下
端着一只空碗的大地
只见飘来几滴芭蕉雨

云里

■ 王晓冰

最熟悉的人
曾经最陌生
应该也是个一月
我们蚂蚁般地在严寒中
缩着脑袋
相向而行
高高在上的上帝
躲在故乡那时干净的云里

大暑

■ 许起鹏

夏日赫炎阳木盛,
风吹雨打巧耕耘。
荷花绽放洁晨绽,
腐草化萤照夜行。
华盖古棕荫酷暑,
蔑翠翠叶滤新清。
少思屏虑心神养,
谷实落鲜赈济情。

为琼中女足
夺冠军喜吟

■ 吴珍明

战事频传越大洋,国人闻讯意飞扬。
十年磨砺锋藏鞘,一日催征马放缰。
竞逐绿茵靡匹敌,流星矫影冠腾骥。
丰赢七捷酬乡梦,遥祝凯旋漫举觞。

投稿邮箱
hnrbwxb@163.com

Wh 世情百态

日照

■ 王卓森

老董是一个幽默地生活着的人,就像一些忧伤地生活着的人一样,这是我对我老董最基本的认识。无论什么生态,每个人都在自己和别人的念头中吃饭、做事、睡觉、发愁、快乐,最后告别人世——这句话我贴在床头。老董汲着一双拖鞋过来,拿起我桌上的白沙烟敲出一支,点火,深吸,吐出一团烟,一把就把这句话的字纸撕了,“什么话,看看我们老板的后墙上,那是什么?”老板后墙上悬着硕大黑色的一个鹰字,我们抬头低头都见到的图腾。老董对老板办公室的摆设似乎很热爱也很有记忆,比如老板的香水是什么牌子,他都清楚。我只知道老板是个有口臭的香水男人。他告诉我:“老板不打香水那一天,一定是感冒了。”

老董说:“除了写报告和单独与女秘关门说话不能做以外,什么都做。”

老董的发现

但插完卡就消失了,消失也不是一个上午,就一阵,可能是下楼去吃早餐了,可能重新回宿舍去蹲厕所,老董有些便秘,但再便秘,老董一定能在老板到公司坐在那个鹰字下面之前,赶回公司端坐在办公桌前,多年如一日,这是老董独有的功夫。其实,老董也需要一张办公桌,因为老董从来不需要写报告,再不像报告的报告,老板也不会叫老董写,写报告是女秘与老板切磋至半夜的工作,写报告延伸的工作是老板用自己的大奔把女秘送回家。不知老董在老板眼中算个什么样的人,至少肯定不算是个写报告分子。老董没干上一些依赖桌子的工作,桌子就只剩下让老董经常靠着打盹的唯一作用了。我刚到公司的时候,问过老董:“董哥,你做哪一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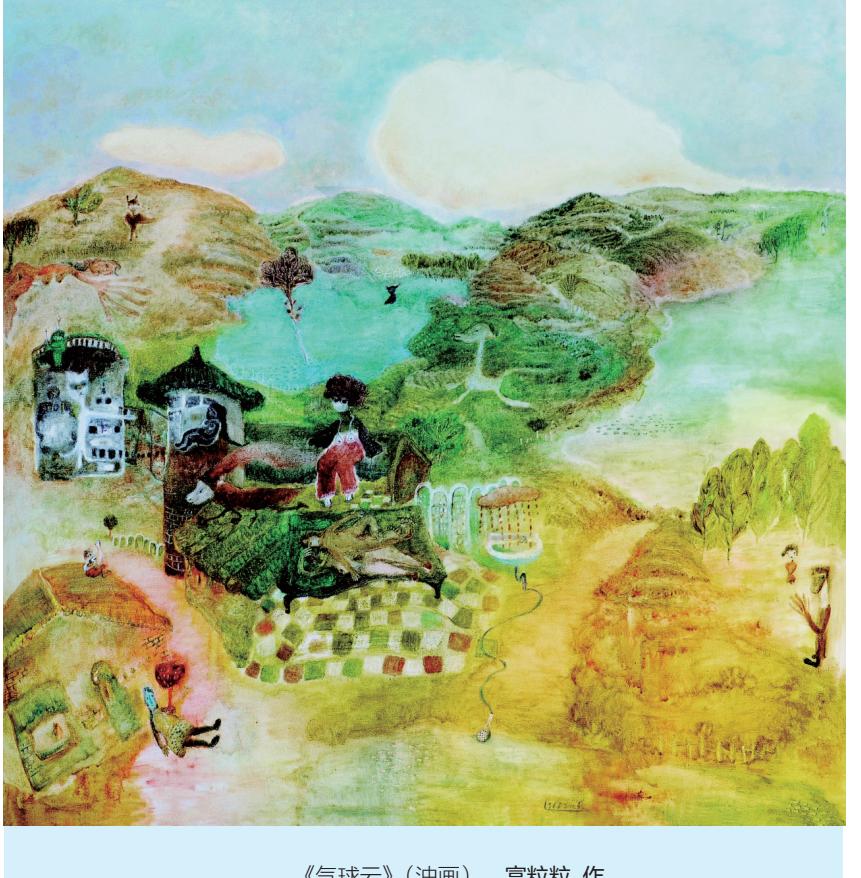
老董说:“除了写报告和单独与女秘关门说话不能做以外,什么都做。”

老董经常性的工作是开车送材料送送工具,买买瓶装水,斯文一点的就是有时送合同书。同事叫老董一起外出办事,老董都很乐意,只要能离开老板的视线就行,但同事一定要在打卡纸上签字证明老董是为公司外出办事误打卡的。我不知道老董为什么不愿在老板的视线内晃动,老板的视线又不是X射线,更不是激光,那么怕干吗。老董那天跟我喝椰子水,说:“你知道老板为啥能当上老板吗?”我说不知道。老董说:“老板的眼神跟一般人不一样!”我诧异半晌。老董又说:“我发现,所有老板的眼神都如出一辙——跟一般人不一样。”为此,吃饭的时我观察了老板的眼神,确实像老董所说。老板的眼神里有一种混沌,也有一些幽深,但很硬,红红的眼丝状如夏天雷雨的闪电,爬满眼眶四周,没有方向但很有阅历,有时像一口正午的井,反射出一粒光亮,有时像深夜的井,荡着一圈薄幕,老板从这圈薄幕后面看着你,但你不知道他就在薄幕后面。老董说:“老板的眼神是练出来的。”

一大早,大家一来上班,就看到打卡机不是昨天的了,是一台新的指摸打卡机。据老董介绍,这是目前最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器。衣饰潮流但表情过时的女秘对老董说:“董哥,是昨晚弄上的呀?”老董乜了女秘一眼,点点头。我彻底地服老董了。如果老董有一天也当上了老板,那谁是他的员工啊?

■ 黎飞飞

Wh 家在海南



《气球云》(油画) 富粒粒 作

Wh 小小说

■ 符浩勇

鲁师大蒋君教授与人说起
他曾供职《海鸥》文学丛刊,总会
说,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
误,只不过那时他并不知道。

蒋君调到《海鸥》丛刊之前,还
只是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副
教授,但在海岛却是一个蜚声文
坛的小说家。省作协曾为他和
另外一个谋篇老道的作家邓海
开过作品研讨会,《文学报》曾用
一整版刊登研讨会综述,摘发省
内外著名评论家中肯的发言。

蒋君调入《海鸥》丛刊的动
因是因为与他一同开过作品研
讨会的邓海。邓海先他一年进
入《海鸥》丛刊,职责是初审小
说。那时有一个颇为勤奋的女
作者,写了篇题为《吴清华的青
春岁月》的小说,被邓海初审时
枪毙了。女作者却又私下登门
拜访了主编黄紫。黄紫文学出
道较早,编辑生涯不浅,堪称编
辑中著名的作家,作家中著名的
编辑。黄紫作为主编,当然是作
品终审人,阅毕女作者的稿件,
大加赞赏,在编辑部传阅,签发了。
而由此带来一个伴生问题,
那就是邓海对稿件的鉴别能力
有折扣,初审中可能漏掉了部分
上乘稿件。于是,调入蒋君成为
一种弥补救护措施的理由成立。

蒋君初进《海鸥》丛刊,职责
是复审,但同时还要将邓海初审
的稿件再筛选一遍,果不其然,
蒋君从邓海初审沉落的稿件中,
还真捞起若干遗珠,弄得邓海时
有尴尬。

然而,蒋君并不知道,他将
别人弄得尴尬的时候也由此使
自己陷入了尴尬。

事情的起因是蒋君在审阅
国内著名作家老王的幽默小说
《诱惑》时修改了作品中的一个
貌似精粹的句子。而主编黄紫
却坚持尊重作品原貌,不应删
改。蒋君力争无果,最后竟不慎
出言说:“这个句子就是放在大
学汉语教学研究上鉴赏,也会认
为不妥帖……”弄得黄紫主编当
众大窘,脸上红白参半。谁都知
道主编青春年华之时,受父辈株

而《海鸥》丛刊要求编辑承
诺留守阵地的事不了了之,邓海
还在丛刊当初审编辑,诗歌编辑
作了复审,但再没有尴尬之事发
生。

至今,蒋君与人说起《海鸥》
丛刊,总会说,他在那里虽闹过
尴尬,但尴尬也风流。

■ 黎飞飞

我小时候没有见过堂兄,但常常在父亲那里听到他的事迹:名牌大学博士生导师,享誉国内外的学者……父亲的唠叨,无非是要我学堂兄,发奋努力,为家族争光,为国家出力。

五年前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位远房叔叔的电话:“你曼哥(家里人对堂兄的昵称)要回村搞文化建设,请你回来合计一下。”这样一位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的“大人物”,竟有时间回家乡搞文化建设,他到底要做什么,到底图什么呢?

那天,为了参加大园古村文化建设领导小组会议,我第一次跨进堂兄家,也是第一次见到堂兄。堂兄见到我就大声喊着:“阿曼,飞飞来了!”堂兄大步流星地走出门口,紧紧拉着我的手,带我走进客厅。一进客厅,我就被堂兄家墙上那两幅木雕对联吸引:“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耕读商皆可成业,勤俭信方能立家”。字法秀逸,散发着浓浓的书香气息。我问堂兄,那是谁写的对联,谁的书法?他说,那是祖上传下的家训,字是他的写的。

堂兄把我拉到座位上,跟大家一起商量要做的工作,主要是挖掘大园古村延续400多年的耕读文化历史,展现本村独具特色的书香文化、教师文化和华侨文化。期间堂兄还告诉我,祖上有一位诗人,是我的直系高祖,我的身上就流淌着诗人的基因。第一次知道家乡的历史、家族的传统,令我十分震撼。堂兄说,以后你要好好宣传我们村,古村的宣传工作担子就交给你了。

堂兄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不幸的是,在上世纪中叶的时代巨变中,堂兄的家庭受到不公正待遇,祖父蒙冤入狱,父亲为求学远走他乡,母亲被迫丢下襁褓中的他外出打工谋生。由此,堂兄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先送到外婆家寄养,后又回家与奶奶相依为命。奶奶每天从事繁重的农活,还要经受无穷无尽的运动和批斗。每当夕阳西下,小小的他放学回家,忍受着饥饿,坐在门前的石墩上,看着奶奶早点回家煮饭。这时,常常是村里的好心人送来一个番薯或是一碗稀饭……当堂兄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善感的我已经泪流满面,而他却平静如水,也许在别人看来是苦难的事,在他眼中却是上天赋予的巨大财富。他常常说,自己是“吃百家饭,看百家书”长大的,当时村里人家的藏书几乎都被他借遍了。由此,当事业有成之后,堂兄最想做的事就是让故乡的孩子们有书可读,在温饱之余能得到精神的滋养,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堂兄对我说,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常说:“没有当年乡亲们送的一个番薯,借的一本书,甚至投来的一个关爱的眼光,就没有现在的曼哥!”虽然他并不富裕,却非常慷慨。只要谁家有困难,他都会伸出温暖的手。他先后资助了村里十几个考上大学的孩子,并提议每年给考上大学孩子的母亲颁发奖金。村里没有自来水,他便出资买水管,让大家喝上清洁的自来水。他在大家的心目中,就是一位可亲可敬可以依靠的邻居大哥。每次他回家,村里的气氛就像过年一样。

为了回报故乡的养育之恩,堂兄不遗余力地投入大园古村的文化建设。他本人出资几十万元,首先复建了诗文廊与石泉古井。受其感染,“报师恩,圆师梦”,他的弟子们捐资二百多万元,复建了清代的私塾“世德堂”和弘扬母爱丰碑的“春晖园”。在即将举办的“大园古村2015国学夏令营”活动中,先后收到了他任教的中山大学、华商书院和琼海企业家国学班近十位弟子的捐助,有捐款的、有捐书的、有捐设备的、有捐服装的、有捐玩具的、有捐饮料的,甚至还有捐助孩子们免费看电影的。我问堂兄:“为什么你那么多的学生都自愿支持我们村的建设呢?”他回答说:“我是用心去教他们,真心对待他们。”

五年来,在堂兄的精心策划和大家的辛勤努力下,大园古村文化建设进展顺利,世德园、春晖园、功名园、弟子规、长廊求学古道、家训苑等项目相继落成,一个个尘封的忠孝节廉故事穿越到了今天,鲜活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大园古村先后被海南省文明办命名为“海南省青少年教育基地”,国务院侨务办命名为“全国社区侨务工作示范单位”。琼海市和嘉积镇政府还投入资金全力打造,各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优美田园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吸引着八方游客,“大园古村”成为了海南一张响亮的美丽乡村、文化古村名片。饮水思源,这些功绩离不开堂兄那片浓浓的故乡情愫。

堂兄还把对故乡的爱传播得更远。五年来,他先后向海南的中小学捐赠自己编写的《弟子规》教材十五万册,国学讲座视频五千多盒。堂兄本人是一位儒学研究专家,十分重视儒家传统的教育。他说,几千年来,中国人正是按儒家精神的教导来做人做事的。

Wh 流年剪影

祖父的抗战

■ 唐 岚

祖母在世时,每当提起家境,便喃喃自语,如果不是祖父的任性,扛起枪跟日本兵对着干,恐怕家境也不至于一转直下。

祖母的埋怨是痛惜她和祖父含辛茹苦赚来的那份家业,而我们却很微弱,祖父一生中也做过一件了不得的事。

祖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唐姓,名胜德,居住在琼岛西部儋州北岸的一个村落。他的相貌,我们是从挂在祖屋那张老旧的碳画像认识的。发短脸长,眉浓眼亮,鼻宽唇厚,看上去很憨厚又很血性,很刚直又很善良。

从祖母在世时的那些只言片语中得知,那时(大概

是上个世纪三四年代),祖父的家境很殷实,田地就占全村一半以上,那么多的田地一部分是曾祖父留下的,一部分是祖父开荒出的,另一部分是祖父用银两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因为家大业大,祖父成了当地小有名望的乡绅,村里的大事小事,都离不了他,镇里有什么动静,都要跟他打个招呼。

祖父的那个年代,是动荡不安的年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祖父奔波于乡野阡陌之间,应变于各种势力之中,左右逢源,谁都不敢得罪,苦苦地支撑着他的家业。可有一天,镇长找了祖父,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全民都要抗战,让祖父帮助筹措军械。祖父是一个与土地打交道的人,对于抗战,对于国家危亡,对于民族存亡,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但祖父二话不说,按照镇长的要求,走家串户,积极筹措军械。两

也许,祖父就认为保护家园,捐钱出力义不容辞。祖父筹到的银两不到镇长要求的数目,只好掏出家里的补上,这让镇长满意不已,于是,祖母天天都骂祖父是个败家仔。

那些年,每到粮食收获的季节,琼崖国民党的抗日

力量都来跟祖父催粮,粮食拿走了却分文不见。中共

琼崖特委的人很好,讲诚信,粮运走不多久,钱准给送到,这让祖父感激不已。每次,琼崖特委的人来买粮时,祖父又牵来两头牛,说是作为运粮之用,其实是特意搭送。

祖父似乎与琼崖特委的人有一种默契的配合。那时,日本兵封锁得很紧,琼崖特委的人需要粮食时,便在夜晚到村口的那颗大榕树下的隐蔽处,作些记号。

如,放两块小石,表示需要些粮。放一块石头压张纸,表示需要些鸡鸭之类的。第二天,祖父去查看后,等到晚上便悄悄挑去,放在记号之处,琼崖特委的人拿到了,总是在原处放些银两,以示酬谢,但祖父从不收下,待下次来要粮时,便如数归还。

听祖母说,祖父拿起枪跟日本兵对干,是因为咽不下日本兵欺凌的那口气。那天,几个日本兵带着一群汉奸来村里,用枪指着祖父说,如果不跟他们合作,便灭了全村。祖父和村里的人非常气愤。那时,村很大,村里有唐、符、吴好几个姓,祖父与村里各姓的头人商量,大家都表示决不屈服,誓死保卫家园。于是,祖父把家里存的所有的银两掏出,找了老人买了几支破旧的“汉阳造”以及粉枪和弹药,又组织大家在村的路口挖战壕,然后,把老人小孩托付给邻村的亲戚。几天后,那几个日本兵和那群汉奸真的耀武扬威而来。祖父们没有作战知识和经验,那些枪支又比不上日本兵的枪支火力猛烈,只好凭着对地形的熟悉,与日本兵和汉奸们周旋磨耗。仗打得极惨,村里的人几乎死了一大半。最后,活着的人躲进山里才幸存性命。日本兵和汉奸们攻进村后,打砸抢,全村一废墟。一个月多后,祖父们又悄悄地回到村庄,重新搭屋而住,然后,悄悄地接回老人小孩女人,又悄悄地生活起来。

祖父为抗战倾尽了家产,好几年都没能恢复过来。幸亏有那些拿不走带不动的田地,全家的生计才有了着落。

祖父的抗战是草根的那种,是民间自发的那种,像祖父这类的抗战,也许,在中华大地上很多很多,却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被人们发掘,祖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

第一本课外书

■ 关丹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我已接近古稀。经历万千,至今大部分已模糊不清,惟有慈母含辛茹苦,识大体,重教育的事总令我记忆犹新。

1964年,正读初中二年级的我酷爱看读书,每当借到当时盛行的书籍,如曲波的《林海雪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和冯德英的《苦菜花》时,便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地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或在煮饭时借柴火之光津津有味地看。这些都被母亲看在眼里,认为我是读书学习的好儿子,她总是关切地叮嘱“丹儿,当心草火蔓延到炉子外面太多”,或“别熬夜”。

由于父亲早逝,单靠母亲在生产队干工记工分过生活,家庭举步维艰。单亲家庭的我几乎没有零花钱,到县城八所买书对于我这样的穷家子来说是比登天还难。借书阅读是唯一的办法,所看的书几乎都是从王姓或李姓同学借来的。

一天,县新华书店的同志下乡推销图书,我也兴致勃勃地前往围观,看到渴望已久的冯德英的三部小说之一《迎春花》一书正摆在桌上,便爱不释手,马上取下翻来覆去地看,看着看着,心里便强烈涌出要买一本的念头。

第二天中午,骄阳炙烤着大地,母亲刚从户外干完活回来,我不容她喘一口气,就忐忑不安地向她摊开了手说:“妈妈,我想买一本书,内容好极了,写抗日战争打日本鬼子的,看了后就能认得好多字,懂得好多事,知道很多道理。”